

“三疏两改”——常山胡柚的故事(4)

◎ 两山

秋深时节,天高云淡。站在常山的山坡上,漫山遍野的胡柚树缀满金黄硕果,在午后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风过处,清甜柚香裹挟着微凉扑面而来。随手摘下一颗掰开,果肉晶莹饱满,汁水顺着指缝淌下;咬一口,甜酸交织、回甘绵长,风味恰到好处。

可二十多年前,常山胡柚远不是这般滋味。那时的果子多带酸涩,果农们碰面总叹:“又是酸柚。”满山果树密不透风,枝条交错纠缠,阳光难透,结出的果子大小不均、皮厚肉薄,卖不上价钱。有位老果农的话直白又深刻:“种胡柚像养孩子,不能光生不管。树多了密了,就像孩子多了没人管,都长不好。”

转机始于县里农技站的技术下沉。农技人员扎进果园逐棵踏勘,最终拿出了“三疏两改”方案——疏枝疏树疏果、改土改水。剪去多余枝条让树冠透光,摘除过密果子让养分集中,深翻板结土壤让根系透气。道理浅显,可要让一辈子靠天吃饭的农户信服,却并不容易。

彭国方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这位土生土长的农技师,皮肤黝黑,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那年他带头在自家基地给老树“动刀”,锯子咔嚓响了一整天,满地都是剪下的枝条。路过的乡亲见状倒吸凉气:“彭师傅,你这是要把树砍死啊?”他头也不抬:“你等着秋天看。”

秋天如约而至。被“修剪”过的果树,枝头挂满了金灿灿的果实,像缀了满树的小灯笼。一筐筐抬下山过秤,产量翻了一番还多。消息很快传遍十里八乡。此后

彭国方在培训班上总爱说:“树和人一样,也需要呼吸。你给它透口气,它给你长好果。”

这话被洪淑平记在了心里。她从1992年开始种胡柚,二十出头的姑娘扎进果园,一干就是三十多年。2006年,她加入同弓乡胡柚科技服务队,成了“三疏两改”最卖力的推广者。她不光自己深耕技术,还带着周边农户推行“五个统一”: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施用有机肥、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采摘、统一分级包装。规矩说起来简单,落地全是汗水。

有一年盛夏,我去她的果园,日头毒辣,她戴着草帽蹲在树下,正教一位老农疏果:“这枝结了七八个,太挤,得摘掉几个。留大去小,留壮去弱。”见老农半信半疑,她摘下一颗果子递过去:“你看这皮多粗糙,就是养分不够。摘了它,旁边的才能长好。”老农掂了掂果子,终于点了头。

洪淑平的技术辐射了7800亩果园,当地优质果率从45%提升到67%,亩产从2700公斤涨到3200公斤。数字是冰冷的,背后连着1860户人家的日子。有位年近农户靠着改良后的三亩胡柚,一年增收近万元,坐在门槛上剥柚时笑眯眯地说:“以前这果子酸得倒牙,现在甜了,日子也跟着甜了。”

年轻一代里,曾秀俊是胡柚地里长出来的手艺人。他接手父亲的果园时,果树已种了二十多年,老态龙钟,产量逐年下滑。旁人劝他砍树重栽,他不肯:“我爸种了一辈子的树,有感情。”他把“三疏两改”当成传家手艺打磨:疏枝要逐棵琢磨好几

天,哪留哪去心里有数;疏果比旁人更“狠”,舍得摘、舍得扔;改土不惜力气,一担担有机肥挑上山深翻改良。

三年过后,老树仿佛返老还童,结出的果子皮薄肉厚、甜度均匀,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给自己的果子起了个直白的品牌名“好果子”,有人笑他名字太朴素,他憨憨一笑:“好果子自己会说话,不用吹。”尝过他种的胡柚就知道,果肉入口化渣、汁水丰沛,甜酸分寸恰好,那风味里藏着阳光雨露,也藏着手艺人日复一日的耐心。

如今在常山,“三疏两改”早已人尽皆知。全县胡柚优质果率稳定保持在90%左右,糖度普遍在10度以上,胡柚真正成为带动柚农增收的“黄金果”“幸福果”。

但打动我的从来不止这些数字。秋日上山,我常一个人坐在胡柚树下发呆。阳光从疏密有致的枝叶间漏下,在地上投出斑驳光影。风吹过,树叶沙沙,果子轻晃,那一刻会觉得这些树不是植物,它们有心跳、有呼吸,有年岁沉淀的温柔。

从前它们挤得喘不过气,如今舒展了枝叶,便安心结果子。人和树原是一样的,都需要一点空间,一点耐心,一点舍得。

夕阳西沉时下山,路过村庄,看见老人坐在家门口慢慢剥着胡柚,像是舍不得糟蹋那层薄皮。清冽绵长的柚香飘过来,我便想,来年秋天还要来。不为别的,就为在山坡上坐一坐,听风吹过修剪得恰到好处的枝头,看金黄的果子在阳光下慢慢酿出甜意。

(未完待续)

[诗歌长廊]

山居秋暝

◎ 郑忠信

秋声盈耳绕回廊,雁字横空破夕阳。
门外橘园初换色,墙头桂子正芬芳。
水风细洒花间雨,月露寒凝裹上霜。
同树油茶双秀处,遥岑极望郁苍苍。

想爸爸了

◎ 大胡

走过岁岁年华,看过风吹落霞
身在远方,心里藏着一句话
爸爸,我想你了

又是寒风吹起
又到了岁华
拨通电话
不敢多说几句话
怕眼眶泛红
怕泪轻轻落下
只报一声平安
把思念压在心底啊

还记得离家
你送我到树下
一遍遍叮嘱
放心去闯别牵挂
那宽厚肩膀
撑起整个家
多少苦累
你从来很少表达

啊——
岁月爬上你的白发
脊背已不再挺拔
孩儿身在天涯
心里总放不下

啊! 想爸爸了
真的想爸爸
多想回到老家
陪你好好说说话
沏一壶热茶
听你讲讲旧年华
不让你一个人
望着落日晚霞

啊! 想爸爸了
真的想爸爸
求时光慢些吧
别再染白你的发
一辈子操劳
全都为这个家
远方的儿女
时时刻刻都牵挂

多盼望
早点回家
好好陪陪我的老爸爸



翠荫藏凉

记者 邹建辉 摄

绚烂无比的秋啊

◎ 陈倩

“从今日日增幽兴,水际先舟数叶枫。”一年之中最美的时光,莫过于枫红杏黄的深秋。日光温润,满目缤纷,天高云淡,桂香馥郁。风乍起时,万物添了几分凋零的沧桑,却也藏着独属于秋的沉静与丰盈。

有人说秋风萧瑟,有人说秋水明净,有人说晴空高远,也有人说秋霜飞晚。我对秋从无偏爱厌憎,这些都是它最真实的样子。不妨顺着季节的节律,听风看雨,望月观山,静静赏秋便好。

秋意最先从气温里漫出来。褪去夏日酷暑,天高气爽里掺着丝丝凉意,一场秋雨一场寒,每每雨后寒潮骤降,凉意浸人。可这凉意从不只带遗憾,它藏着沉淀的期许,推着万物从热烈走向成熟。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埂上脸盆大的南瓜卧在藤叶间,金黄的老瓜旁缀着嫩

绿的小瓜,连藤尖都冒出了细碎的秋花蕾。老妇俯身摘瓜,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雨后天晴,村里便有了“晒秋”的景致:秋日阳光毫不吝啬地铺洒下来,黄澄澄的玉米、绿油油的白菜、火红的辣椒挨挨挤挤铺了满院,色彩鲜亮动人。白菜晒好可腌酸菜、做梅干菜,辣椒串起挂在檐下,都是秋日里攒下的烟火滋味。

秋的动人,不止在硕果累累,更在独一份的绚烂色调。深秋枫红时节,村头红叶映着潺潺流水,人行其间,宛若走进浑然天成的田间山水画卷。一夜秋风过,层林尽染,枫叶如小小的手掌,团团簇簇像燃烧的火焰,热烈又明艳。“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抹红里有夏日般的热烈,有春日般的明艳,却比春夏多了几分沉淀后的深沉。

正如刘禹锡所言:“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秋从不只有寂静寒凉,它用漫山的绚烂、暖融融的丰收底色,藏着满满的生机与明媚。大可像品读春天一样细细品味秋,这份独有的美,总能让人沉醉。

秋日也是河蟹膏黄的时节。我最喜蒸锅蒸蟹,熟蟹的金膏铺满盘底,点上少许酱油,鲜香诱人。小时候跟着叔叔去捕蟹,他用旧渔网绑在十字竹杆上做成捞网,走到河湾处,把网挑进水里,再撒上一把米引蟹。我们坐在田坎上等,风拂过谷穗摇曳,暖阳晒得人发困,忽然被叔叔一声“挑河蟹啰”喊醒,满是惊喜。

秋日的绚烂光景、丰收的平实欢喜、闲趣的细碎暖意,都深深藏在心底,成了每年深秋最柔软的念想。